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

賜運主及第節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地方重務轉運糧餉兼三帥聖都尉軍器監

宋紀六

起居維大荒落七月盡重光協洽九月凡二年有奇

太祖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

帝

開寶二年

遼保寧元年

秋七月丙寅以天雄軍節度使符彥

卿爲鳳翔節度使彥卿鎮大名十餘年委任於牙校劉

思遇思遇貪而黠軍府久不治於是始議擇官代之

戊辰詔自今祀天地用太牢餘當用牛者代以羊豕

靈武節度使馮繼業殺兄代父領鎮頗驕恣戎人不附

又撫士卒少恩部下多攜貳繼業慮其爲變請舉族內
徙八月庚辰以繼業爲靜難節度使 以棣州防禦使
何繼筠領建武節度使判棣州 己亥戶部員外郎知
制誥王祐權知大名府辭曰帝謂之曰大名卿之故鄉
古人所謂畫錦者也 西京畱守向拱專務飲樂政府
不治羣盜白日殺人於市帝聞之怒庚子徙拱爲安遠
節度使 九月丁未以左武衛大將軍長社焦繼勳知
西京畱守諭之曰無復效向拱也繼勳視事月餘都下
清肅 朝議擇可使代馮繼業者時考功郎中段思恭
知泗州帝以思恭常有功睢州乃召赴闕命知靈州先

詔之曰馮繼業言靈州非蕃帥主之戎人不服雖衛霍
名將必見逐矣意謂非我它人不能治也汝能治之乎
思恭曰謹奉詔帝壯之又謂曰唐李靖郭子儀皆出儒
生立大功豈我朝獨無人邪厚賜遣之仍以途涉諸戎
令別齎金帛以遺之思恭既視事矯繼業之失悉心綏
撫夷落安靜周訪利病多所條奏甚得吏民之情 庚
申以合州濃洄鎮爲廣安軍 遼涿州刺史許周瓊來
降以爲右羽林將軍仍領涿州刺史 是月初令民典
買田土者輸錢印契 冬十月丁亥詔曰咎西漢求吏
民之明經術者令與計偕縣次續會蓋優賢之道也國

家歲開貢部數求俊乂四方之士無遠弗屆而經途遐阻資用或缺朕甚愍焉自今西川山南荆湖等道舉人往來給券 辛卯詔歸峽州竝直隸京師 相趙汝愚三州丁夫死太原城下者三百三十四人詔復其家三年 戊戌遼右千牛衛將軍王甲以豐州來降卽命其子廷美爲豐州衙門指揮使 己亥帝燕藩臣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前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彥超喻帝指卽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骸骨歸邱園臣之願也前安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

德前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前定國節度使白重贊前保
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闕闕及履歷艱苦帝曰
此異代事何足論也庚子以行德爲太子太傅從義爲
左金吾衛上將軍彥超爲右金吾衛上將軍重贊爲左
千牛衛上將軍廷璋爲右千牛衛上將軍時節度與燕
者皆罷鎮改官 太子太傅王溥遷太子太師 初丁
德裕王珪張璠同領兵屯西川德裕頗自尊恣以兵馬
都監張延通黨於璠嫌之及歸闕德裕誣奏延通言涉
指斥及不法事仍指璠爲黨癸卯帝御後殿引問延通
抗對復不遜卽日棄市璠珪竝杖配 遼錫里

舊作舍
利今改

裕嚼舊作于魯今改等十六族來歸授官有差 是月遼主如

裏潭 十一月甲辰朔遼主行柴冊禮祠木葉山駐鶴

谷 乙巳遼北院樞密使蕭思溫封魏王北院大王烏

珍舊作屋質今改加裕悅舊作于越今改 庚申回鶻于闐皆遣使來

貢方物回鶻使者道由靈州交易於市知州段思恭遣
吏市礪砂吏與使者爭直忿競思恭釋吏不問械繫使
者數日始貸之使者歸愬於其國回鶻汗遣使齎牒詣
靈州詢械繫之由思恭自知理屈不敢報自是數年回
鶻不復入貢 戊辰詔中書舍人李昉兵部員外郎知
制誥盧多遜分直學士院直學士院自昉及多遜始也

先是堂吏以事至翰林拜於堂下學士略離席勞揖事已卽退未嘗與坐昉前在翰林猶然及是有白事者遂拜堂上更展敘中外無復曩日之禮昉愕然詢於同列則云如此承襲數年矣莫詰其故也禮部尚書楊昭儉喜譏訾因揚言昉謁堂吏常獲其刺字云 是月南唐主校獵於青龍山還至大理寺親錄囚多所原宥中書侍郎韓熙載劾奏獄多出有司囹圄之中非車駕所宜至請有司罰內帑錢三百萬充軍儲 十二月乙酉以房州防禦使王彥昇爲原州防禦使彥昇善擊劍軍中目曰王劔兒性殘忍在原州凡五年戎人有犯漢法者

彥昇不加刑召僚屬飲宴引所犯戎人於前手捽其耳
嚙之下以卮酒戎人流血被體股慄不敢動前後陷其
耳者數百戎人畏懼不敢犯塞 戊戌以辛文悅知房

州事帝初從文悅肄業及卽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
府寺周鄭王時在房州帝謂文悅長者故有是命 丁

德裕奏西川轉運使禮部郎中李鉉嘗醉酒指斥帝驛
召鉉下御史獄鞫之因言德裕在蜀日屢以事請求多
拒之皆有狀帝悟德裕之妄止坐鉉酒失己亥責鉉爲

左贊善大夫

右贊善大夫王昭文

攷異宋史作王昭文
昭今從長編以

監大盈倉其子與倉吏爲奸配隸汝州

鳳翔節度使

符彥卿被病與赴西京上言病亟詔許就醫洛陽假滿
百日受俸如故爲御史所糾帝以彥卿姻舊釋之但罷
其節度 遊以韓匡嗣爲上京畱守用藩邸舊恩也頃
之封燕王匡嗣令其子德讓入侍遊主以爲謹飭加授
東頭供奉官補樞密院通事

三年

遼保寧二年

春正月丁未遼主如潢河

癸丑廢海州

東海監復爲縣

辛酉詔諸州官吏審察民有孝弟彰

聞德行純茂者

改異長編作德業純茂宋史及東都事略俱作德行案選舉志宋有德行純茂

科今

從之滿五千戶聽舉一人或有奇材異行不限此數所

舉得實加賞不如詔者罪之

鎮寧軍節度張令鐸之

罷軍職也帝令皇弟光美取令鐸女爲夫人及令鐸自
鎮來朝被病帝親問之賜資甚厚己巳令鐸卒贈侍中
令鐸性仁恕嘗語人曰我從軍三十餘年大小四十餘
戰多摧堅陷敵然克捷之後未嘗妄殺一人也及其卒
人多惜之 遼韓知範自太原歸言晉陽多糧而劉繼
元無輔南院樞密使高勳亦言於遼主曰我與晉陽父
子之國歲嘗遣使來覲非其大臣卽其子弟先帝以一
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遼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十六
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爲休義節度使李弼爲樞
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畱遼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

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爲代州刺史弼爲憲州
刺史遼主聞之下詔責北漢主曰朕以爾國連喪二主

僻處一隅期於再安必資其治繼文汝之令弟

攷異十國春秋

以繼文爲北漢主之從兄此或遼人之誤今仍其原文

李弼爾之舊臣一則有同

氣之親一則有耆年之故遂行竝命俾效純誠庶幾輯
寧保成歡好而席未暇暖身已棄捐將順之心於我何

有北漢主得書惶恐謝過然繼文卒不召還

攷異長編云北漢主

疑繼文報於契丹乃遣使案賁繼文繼文以憂死蓋以九國志爲據案遼史繼文於漢亡後在遼九國志誤

二月壬申朔以萬州梁山縣爲軍 己卯雄州刺史

侯仁矩率帝特遣中使護喪官給葬事仁矩子延廣亦

有勇略仁矩在雄州日方飲宴遼數千騎入城居民驚
擾延廣引親信數騎馳出射殺部長一人斬首數級悉
禽其餘黨仁矩喜拊其背曰興吾門者必汝也事聞詔
賜錦袍銀帶 北漢主以禮部侍郎李惲為司空同平
章事鴻臚卿劉繼頤為太師兼中書令領成德軍節度
三司使高仲曦為樞密使奄人衛德貴為大內都點檢
嬖人范超為侍衛親軍都虞候超及德貴實分掌機務
惲等備位而已惲陽武人嗜酒耽弈不恤政事北漢主
多內寵繼頤數獻簪珥北漢主彌重信之 三月壬寅
朔詔禮部貢院閱進士諸科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

以名聞甲辰得司馬浦等六十三人庚戌得取十五舉

未經終場者四十三人竝賜出身仍詔自今勿得爲例

按異宋史詔闕進士十五舉以上司馬浦等百六
人竝賜本科出身蓋合兩事爲一事今從長編 忠

武軍節度使宋偓市邸店於所部帝聞之不悅戊申徙

爲靜難節度使 己酉以忠正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武

節度使審琦鎮壽春凡八年歲得租課量入爲用未嘗

有所誅求民頗安之所部邑令以罪停其錄事史幕僚

白令不先諮府請案之審琦曰五代以來諸侯疆橫令

宰不得專縣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維而部內宰能

斥去黠吏誠可賞也何案之有 辛亥以處士酸棗王

昭素爲國子博士致仕昭素少篤學有志行帝聞其名
召見便殿時年已七十餘帝問曰何以不仕昭素謝不
能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斂容曰此爻正當陛下
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風諫微旨帝甚悅問以治世
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帝愛
其語書於屏風間畱月餘數求歸故有是命年八十九
卒於家致異李燕曰本傳言爲李穆所薦案穆開寶五
年始召爲太子中允此時方以洋州通判免官
家居則薦昭素者非穆也僧文瑩湘山錄亦言穆薦又
言對太宗皆誤竇訓言卽授左拾遺與正史實錄不同
今不取夏四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致異遼史不書是
年日食今從宋史

乙亥以內客省使丁德裕權知潞州時昭義節度使李

繼勳徙爲天雄節度使故也 己卯詔三司諸路兩稅
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者勿得抑配 是月遼主如東京
致奠於讓國皇帝及世宗廟 初蕭思溫以尚主爲羣
牧林牙在軍中醜礙修邊幅僚佐皆知其無將帥才後
爲將果無功事穆宗無所匡輔士論不與至是以后戚
蒙寵居顯要尋加尚書令諸勳戚皆不平五月從遼主
獵間山乙卯盜殺思溫於盤道嶺 六月遼主還上京
汴水決寧陵縣發丁夫塞之又塞汴口以殺水勢

秋七月壬寅詔民訴水旱災傷者夏不得過四月秋不
得過七月 壬子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奉祿鮮薄

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奉西川管
內州縣官宐以口數爲率差減其員舊奉月增給五千
天下州縣官宐依西州例省減員數 遼以耶律賢適
爲北院樞密使賢適嘗侍遼主於藩邸穆宗暴虐遼主
與韓匡嗣尼哩游言涉譏刺賢適勸以早宐疏絕由是
得免穆宗猜忌賢適之力也遼主初立多疑諸王或萌
非望陰以賢適爲腹心故有是命 丙寅南唐中書侍
郎韓熙載卒初南唐主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爲相
而熙載任情棄禮妓妾縱恣南唐主以此難之俄被劾
左遷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就道且上

表求哀南唐主喜爾之尋復其位已而諸妙稍稍復還南唐主曰吾亦無如之何矣及卒南唐主歎曰吾終不能得熙載爲相也乃手書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家無餘財棺槨衣衾皆南唐主賜之

（攷異）據徐鉉集熙載卒於此年七月二十七日丙寅

江南野錄載熙載事頗不雅馴今取五代史九國志增飾之

八月庚寅以隰州刺

史李謙溥爲濟州團練使謙溥在隰州十年敵人不敵犯其境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人謙溥撫之甚厚常往來境上以少擊眾北漢人患之爲蠟丸書以閒進伴遺其書道中晉州節度使趙贊得之以聞帝令械進送闕下謙溥召詰其事進伏於庭請死謙溥曰我以舉宗

四十口保汝矣卽上言進爲北漢人所惡此乃反閒也
奏至帝悟遽釋之賜以禁軍都校戎帳服具進感激願
擊賊自效 帝嘗命有司爲洛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
庭堂悉用甌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帝怒曰
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
女邪亟往督役勿妄言帝寵異將帥類此故能得其死
力 南唐主復作書諭南漢主銀歸款中國遣給事中
龔慎儀往使銀得書大怒遂囚慎儀驛書荅南唐主甚
不遜南唐主以其書來上帝始決意伐之 九月己亥
朔以潭州防禦使潘美爲賀州道行營兵馬都部署朗

州團練使鄴人尹崇珂副之道州刺史王繼勳爲行營

馬軍都監仍遣使發諸州兵赴賀州城下

〔安異〕李燾曰舊錄載命潘

美等在八月二十二日辛卯今從新錄本紀會要

蕭思溫之死遼主以后故

求盜甚急辛丑得國舅蕭哈濟及哈里謀殺思溫狀皆

伏誅流其弟神觀於黃龍州尋亦誅之甲辰詔西京

鳳翔雄耀等州周文成康三王秦始皇漢高文景武元

成哀七帝後魏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唐高祖太宗

中宗肅宗代宗德順文武宣懿僖昭諸帝凡二十七陵

嘗被發者令有司備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重葬所在

長吏致祭潘美等克富州先是南漢舊將多以讒死

宗室翦滅殆盡掌兵惟宦者數輩城壁壕隍俱飾爲宮
館池沼樓艦器甲輒腐敗不治及師次白霞賀州刺史
陳守忠遣使告急內外震恐南漢主遣龔澄樞馳驛往
賀州宣慰時士卒久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爲必加
賞賚而澄樞出空詔撫諭眾皆解體宋師前鋒至芳林
澄樞惶懼乘輕舸遁歸癸丑圍賀州南漢主召大臣議
皆請以潘崇徹將兵禦之崇徹自罷兵柄常怏怏於是
辭以目疾南漢主怒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略邪
遂使彥柔將兵來援戊午宋師聞彥柔至退二十里潛
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遲明挾彈登岸據胡

牀指揮而伏兵猝起彥柔眾大亂死者十七八禽彥柔
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中人猶堅守弗下隨軍轉進
使王明言於潘美曰援兵將至當急擊之諸將頗猶豫
明乃率所部護送輜重卒百餘人丁夫數千畚鍤皆作
堙其塹直抵城門城中人大懼開門以納遂克賀州潘
美等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加潘
崇徽爲內太師馬步軍都統領眾三萬屯賀江會宋師
徑趨昭州崇徽但擁眾自保而已 冬十月辛卯潘美
等破南漢開建寨殺數千人禽其將靳暉昭州刺史田
行稠棄城遁桂州刺史李承珪亦奔還遂取昭州桂州

帝覽桂陽監歲入白金數謂宰相曰山澤之利雖多頗聞采納不易十一月乙巳詔減舊額三分之一以寬民力初遼聚六萬騎攻定州命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帝謂欽祚曰彼眾我寡但背城列陳以待之敵至卽戰勿與追逐欽祚與遼戰於滿城遼騎小卻乘勝至遂城欽祚馬中流矢而踣騎士王超以馬授欽祚軍復振自旦至晡殺傷甚眾夜入保遂城遼人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寨軍中不亾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癸亥秦至帝喜謂左右曰契丹數入寇邊我以二十匹絹購一

契丹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二百萬絹則敵盡

矣自是益修邊備

攷異王鞏隨手雜錄云太祖一日召

燕圖示之趙熟視久之曰此必曹翰所爲帝曰何以知之曰非翰莫能爲也帝曰何如趙曰舉必克之須世世得曹翰守之乃可帝不語攜圖而入迷不復言幽燕之計案太祖二百萬絹之策卽封樁庫所由始太祖志在取燕不以趙普一言而輟謀也今不取

是月師克連州南漢招討使盧

收率其眾退保清遠南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

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 十二月庚

午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陶穀卒命中使監護葬事

贈右僕射穀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焉文翰冠絕一時自

以久次意希大用然爲人傾側徇媚初作翰林承旨力

排竇儀儀以是不得相位及魏仁浦在中書穀自言出於魏氏以舅事仁浦每見輒望塵下拜帝素薄之遂置宰輔未嘗及穀

致異畫史錄云太祖嘗謂陶穀一雙鬼眼案太祖薄其爲人非惡其眼也今不

取穀一日使其黨因事風帝言穀在詞禁宣力實多帝笑曰我聞學士草制皆檢前人舊本稍改易之此諺所

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因作詩題翰林壁語

頗怨望帝遂決意不用

致異續湘山野錄陶尚書乞罷禁林太祖曰依樣畫葫蘆且作

且作不許罷東軒筆錄則以穀希大用其黨薦引而太祖有是言也今從長編

潘美等長驅

至韶州南漢都統李承渥領兵十餘萬屯蓬華峯下教象爲陳母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戰則置陳前以壯軍

威美盡索軍中勁弩射之

一隄乘者皆... 踐水渥

軍軍大敗承渥僅以身免遂取韶州會... 刺文辛延渥

及謀議大夫鄒文遠延渥... 遣遣使勸南漢主迎降觀

軍器使李託漢沮其議國中震恐南漢主始命整東壕

爲拒守計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媼梁鸞真薦其養子郭

崇岳可用乃以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眾六萬屯

馬逕列柵以抗宋師崇岳無謀勇惟日禱於鬼神而已

是冬南唐南都畱守建女林仁肇密表言淮南諸州

戍兵各不過千人宋朝... 年滅蜀今又取嶺表往返數

千里師旅罷敝願假臣... 數萬自壽春北渡徑據正陽

因思舊之民可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對壘而禦之勢不能敵兵起之日請以臣舉兵外叛聞於宋朝事成國家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南唐主懼不敢從初宐春人盧絳詣樞密使陳喬獻書喬異之擢沿江巡檢召募亡命習水賊屢要吳越兵於海門獲舟艦數百嘗說南唐主曰吳越仇讎也它日必爲北朝鄉導將角攻我當先滅之南唐主曰大朝附庸安敢加兵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州叛陛下聲言討伐且乞兵於吳越兵至拒擊臣躡而攻之其國必亡南唐主亦不能用

是歲德呼勒

舊作敵烈今改

部叛遼主命右伊勒希巴

舊作

夷高舉 耶律希達舊作奚底今改討之

四年遼休寧三年春正月戊戌朔以出師不視朝 潘美克

英雄二州南漢都統潘崇徹來降攷異宋史載正月癸丑取英州雄州王宗

沐宋元通鑑繫於二月今從長編東都事略但云正月不著日丙午令諸道州縣不

得差攝官凡有闕員卽具聞旋與注授前所差攝官皆罷其職事以見任官權管 辛亥通判閬州殿中侍

御史路冲言本州職役戶負恃形勢輸租違期已別立

版簿於通判廳依阻督責欲望頒爲條制詔諸州府並

置形勢版簿令通判專掌其租 禁河東諸州民徙內

郡者私畜兵器 甲寅遼耶律希達遣人獻德呼勒部

之俘遼主命賜有功將士 庚申遼置登聞院遼主以
穆宗廢鐘院窮民冤無所訴故詔復之仍命鑄鐘勒詞
著廢置之意 癸亥遼兵侵易州監軍任得義戰卻之

是月潘美師次瀧頭南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
頭山水險惡潘美等疑有伏兵乃挾其使而速度諸險

甲子至柵口乙丑至馬廵

安異李燕曰甲子正月二十七日此據露布所言卽郭崇

岳列厲處也傳云去廣州十里蓋誤九國志柵口去廣州才百里王師所次去柵口又十里露布言去廣州只一程又言八十里槍
旗競進當得其實也 屯雙女山直瞰郭崇岳柵游騎數

出挑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而已南漢主取舶船十
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千

餘盜船舶以奔南漢主懼乃遣右僕射蕭淮中書舍人
卓惟休奉表詣軍門乞降潘美卽令部送赴闕淮等不
反南漢主益懼復令崇岳戒嚴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

禎王保興率國內兵來拒

安巽五代史記九國志言保興率文武官屬來降王師不

納李燾云國史劉銀傳言保興來降爲郭崇岳所遏案崇岳本無鬪志豈敢更遏保興令不降也傳又言王師進攻崇岳保興領眾拒戰然則保興必不以降出今從露布十國紀年亦云保興先帥百官迎王師潘美以南漢主不至不納二月一日南漢主乃使保興拒戰 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

卷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眾然皆傷痍之餘今不
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庚午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
陳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旣而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

勝遂死之崇岳奔還其柵美謂王明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各持二炬閒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煙埃坱起南漢兵大敗崇岳死於亂兵休與逃歸龔澄樞李託與內侍中薛崇譽等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當自還也

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

致異澄樞等傳皆云王師至白田澄樞等乃縱

火焚府庫世家及十國紀年則云焚府庫之明日王師始至白田今從世家及紀年

辛未師至

白田南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廣州

致異東都

事略丁亥克廣州宋史已

潘潘美克廣州今從長編俘其宗室官屬九十七人與

南漢主皆縻於龍德宮保興初匿民間後乃獲之有闕
人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極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
爲此等命悉斬之美以露布告捷已丑至京師 庚寅
羣臣稱賀遂賜宴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十七萬
二百六十三 辛卯赦廣南管内州縣常赦所不原者
僞署官竝仍舊無名賦斂咸蠲除之 知制誥盧多遜
權知貢舉奏進士合格者十人 帝以令尉捕賊先定
日隄其已被批罰者或遂絕意追捕乙未詔自今雖隄
外獲賊者令有司備書於籍以除其罰但不得敘爲勤
績其累經殿降法當停免者不用此制 是月遼主東

狩以青牛白馬祭天地 三月丙申詔嶺南有買人男

女爲奴婢轉利者竝放免偽政有害於民者除之

（或異免奴）

婢詔長編作庚子除偽政詔東都事略作乙巳今從宋史統作丙申

丁未遼以飛龍使

尼哩

舊作女里今改

爲契丹行宮都部署

初右監門衛將軍

趙玘以罪勒歸私第不勝忿恚一日伺趙普入朝於馬

前斥普短帝聞之召玘及普面質其事玘大言詆普販

木規利先是秦隴大木官禁私販普嘗遣親吏往市屋

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於都下貿易故玘以

爲言帝怒促閣門集百官將下制逐普詔問太子太師

王溥等普當得何罪溥附閣門使奏云玘誣罔大臣帝

意頓解反詰責玘命武士搃之御史鞠於殿庭普力營
救帝乃寬其罰夏四月丙寅朔責汝州牙校 壬申命
潘美尹崇珂同知廣州以儋崖振萬安等四州隸瓊州
令廣州擇官分知州事 己卯遼主祠木葉山行再生
禮丙戌遼主還上京以韓德讓爲上京皇城使遙授彰
德節度使自是德讓日見進用矣 戊子永興軍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二品吳廷祚來朝遇疾帝親臨問遣中
使王繼恩監視之庚寅卒贈侍中繼恩陝人也 南唐
主遣其弟吉王從謙來朝貢 潘美遣使部送劉鋹及
其宗黨官屬獻於京師鋹至公安邸吏龐師進謁學士

黃德昭侍銀銀因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銀曰何爲在此德昭曰高皇帝居藩日歲貢大朝輜重皆歷荊州乃令師進置邸於此造車乘以給餽運耳銀歎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及大朝境土也因泣下久之既至舍玉津園帝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問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銀歸罪於龔澄樞李託薛崇譽帝復遣使問澄樞等皆俛首不對僞諫議大夫王珪謂託曰咎在廣州機務竝爾輩所專火又自內中起今尚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澄樞等乃引伏五月乙未朔有司以帛係銀及其官屬先獻太廟太社帝

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銀銀對曰臣年十六僭偽號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自由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對訖伏地待罪帝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託崇譽斬於千秋門外釋銀罪并其弟保興及官屬各賜以冠帶器幣鞍馬尋以保興爲左監門衛率府率初議獻俘之禮朝臣莫能知乃遣使就問吏部尚書致仕張昭昭臥病口占以授使者咸服其該博遂用之 丁酉以潭州防禦使潘美領山南東道節度使朗州團練使尹崇珂領保信軍節度使同知廣州如故 以王明爲祕書少監領韶州刺史廣南

諸州轉運使大兵南伐明知轉運使嶺道險絕不通舟車但以下夫負荷糗糧數萬仰給無闕每下郡邑必先收其版籍固守倉庫頗亦參預軍畫帝嘉其功故擢用焉

初使軍器庫使楚昭輔鈞校左藏庫金帛數日而畢條對稱旨至是授左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 辛丑

宴劉鋹於崇德殿

攷 宋史太祖紀云大宴於大明殿 鋹預焉事系乙未獻俘之下今從長

編

六月辛未命司農少卿李繼芳祭南海劉鋹先尊

海神爲昭明帝廟爲聰正宮其衣飾以龍鳳詔削去帝號及官名易以一品之服 壬申初置市舶司於廣州

丙子詔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重定開元

禮以國朝沿革制度附屬之 丁丑回鶻遣使貢於遼

初帝征晉陽命密州防禦使馬仁瑀率眾巡遼至上
谷漁陽遼人素聞其名不敢出因縱兵大掠而還明年
羣盜周弼等起兗州詔仁瑀掩擊仁瑀領帳下十數人
入泰山禽弼盡獲其黨庚辰徙仁瑀爲瀛州防禦使仁
瑀兒子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願以過失傷論
仁瑀曰我爲長吏而兒子殺人此乃恃勢恣橫非過失
也豈敢以私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 壬午以劉鋹
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封恩赦侯俸外別給錢五
萬米麥五十斛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性絕巧有口辯

嘗自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以獻帝賞其精妙給錢
百五十萬償其直因謂左右曰銀好工巧習以成性倘
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亾哉銀在國時多置醜毒臣下
日從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詔賜卮酒銀疑之
奉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
當誅陛下旣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
未敢飲此酒帝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銀
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銀銀大慚頓首謝

攷異李燾曰銀
獻鞍轡實錄在

五年五月

是月嵐州破北漢兵於古台邨

河決鄭

州原武縣汴水決宋州穀熟縣

帝旣平廣南欲行報

謝之禮秋七月甲午朔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
御史中丞劉溫窆卒溫窆爲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帝
難其代終不許及被病帝知其貧遣中使就賜器幣溫
妾性重厚方正好古執禮事繼母以孝聞父名岳非侍
宴終身不聽樂聞封尹光義聞其清介嘗遣府吏齎錢
五百千遺之溫窆不敢卻貯廳事西舍中令府吏封識
乃去明年重午復送黍角執扇所遣吏卽前送錢者視
西舍封識宛然還以告光義曰我餽猶不受況它人乎
乃命輦歸府中它日光義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
窆辭錢事帝歎賞久之溫窆旣卒帝難其繼曰必得和

厚如溫變者乃可乃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
事居半歲始真爲中丞 辛丑邊以耶律賢適爲西北
路兵馬都部署賢適忠介膚敏推誠待人雖燕息不忘
政治故百司庶職罔敢媮惰累年滯獄悉決之 丙申
詔廣南諸州受民租皆用省斗每一石外別輸二升爲
雀鼠耗先是劉鋹私置大量重斂於民凡輸一石乃爲
一石八斗轉運使王明上言故革之 內侍養子多爭
財起訟戊午詔自今年滿三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
以其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 建武節度使判棣州何
繼筠來朝癸亥卒於京師帝親臨其喪流涕謂左右曰

繼筠捍邊有功朕不早授藩鎮者慮其數奇耳今領旄
鉞未幾果至淪沒豈不哀哉卽命中使護喪事令以生
平所佩劍及甲冑同葬繼筠漢沈有智略與士卒同甘
苦得其死力居北邊前後二十年善揣知敵情屢以少
擊眾遊人畏伏多畫象祠之 平晉軍使攻北漢孟圍

樂義二寨破之 汴水決宋州宋城縣 八月甲戌遼

主如秋山 甲申羣臣奉表請加尊號曰興化成功至

再訖不允 辛卯遼主祭皇兄吼墓吼世宗之長子早

薨墓號太子院至是追冊爲皇太子諡莊聖 先是遼

世宗爲察克

舊作察
割今改

所弑遼主時年四歲

及異長編作
年九歲今從

史或以罷裏之匿於積薪下得免後養於永興宮為保
傅者皆有恩九月乙巳遼主賜傅父保母等戶口牛羊
有差又以潛邸給使者為塔瑪舊作撻馬今改部置官主之
王子遼主如歸化州甲寅如南京移上京畱守韓匡嗣
於南京卽以其子德讓代為東京畱守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

賜遷下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事務兼理糧餉等事

宋紀七

起重光協治十月盡開禧閏茂八月凡二年有奇

太祖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開寶四年

遼保寧三年

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致異)遼史不書是年

日食今從宋史

己巳詔偽作黃金者棄市

遼以黑白羊祭

神 庚午太子洗馬王元吉棄市坐知英州月餘多受

贓私故也

知邕州范旻奏劉鋹時白配民物十數事

辛巳悉命除之邕州俗尚淫祀被病者不敢治療但益

殺雞豚徼福於淫昏之鬼旻下令禁止出俸錢市藥物
親爲和合民有病則給之獲愈者千計會南漢所署知
州邵存忠劫土人二萬眾攻圍州城七十餘日旻屢出
與戰矢集於胷猶力疾督戰賊遂小卻旻創甚乃堅壁
固守遣使閒道求援於廣州前後十五輩始得達援兵
至圍解旻疾未平詔令肩輿歸闕所過僦丁夫官給其
直旻質之子也 甲申詔兩京諸道自十月後犯疆竊
盜不得預郊祀赦所在長吏當告諭下民無令冒法自
後將郊祀必申明此詔

及異李燕曰寶訓載王旦言太
宗時每議郊祀皆前下詔又慮

疆盜恃恩犯法乃詔不以赦原而史館日歷並言竊盜
竊盜情輕不可與疆盜同科今立刑法志宜在酌中而

史官執稱不改日歷舊文真宗曰當如何善且曰止可
言強盜上曰理雖如此然不可輒改當從史官議庶幾
傳信今刑法志所書
實用真宗聖語云
右補闕梁周翰上疏言陛下再

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閒有慶澤所未及
節文所未該者宜推而廣之方今賦入至多加以科變
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
桂廣之地皆已爲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
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德澤均而民力寬矣帝嘉納之
周翰嘗監綾錦院杖錦工過差爲所訴帝怒甚召周翰
切責將亦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受杖不雅帝
乃止帝初識周翰父彥溫於軍中以周翰有文辭欲用

爲知制誥天平節度使石守信入朝帝語及之守信與
彥溫善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帝不喜其命遂寢

癸未北漢遣使貢於遼 丙戌詔嶺南諸州劉鋹日煩
苛賦斂竝除之民爲兵者釋其籍流亾者招誘復業

吐谷渾貢於遼 十一月癸巳朔南唐主遣其弟鄭王
從善來朝貢於是始去唐號改印文爲江南國主印賜
詔乞呼名從之先是國主以銀五萬兩遣宰相趙普普
告於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荅謝少賂其使者可
也普叩頭辭讓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
勿測及從善入覲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

君臣聞之皆震駭服帝偉度它日帝因出忽幸普第時
吳越王俶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會車駕
卒至普亟出迎弗及屏也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
海物必佳卽命啟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
曰臣實未嘗發書若知此當奏聞而卻之帝笑曰但受
之無害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 丙申吳越王俶
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來貢 庚子遼以臚胞
河歸附戶分隸敦睦積慶永興三宮 庚戌詔曰取才
之道蓋非一端近諸道攝官悉令罷去又慮荐更民政
或著吏能者雷同遐棄良可惜也宜悉令有司案其歷

任經三攝無曠敗卽以名聞受僞署者不在此限 河
決澶州東匯於鄆濮壞民田帝怒官吏不時上言遣使
案鞠庚戌通判司封郎中博興姚恕坐棄市知州左驍
衛大將軍杜審肇免歸私第恕初爲開封府判官謁宰
相趙普會普宴客闢者不卽通恕怒而去普亟使人謝
焉恕遂去不顧普由是憾恕及帝爲審肇擇佐貳普卽
請用恕居澶州二年竟坐法誅投其屍於河 戊午親
享太廟始用繡衣鹵簿 己未合祭天地於南郊大赦
謁開寶元年以前逋租 壬戌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塞
澶州決河濮州刺史安守忠副之 初帝擇孟昶親軍

習兵馬者百餘輩爲川班內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至是郊禮舉行賞帝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內殿直不得如例乃相率擊登聞鼓陳乞帝怒遣中使諭曰朕之所與卽爲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許州遂廢其班時內臣有左飛龍使李承進者逮事後唐帝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衛率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莊宗卽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不行賞賚無節也帝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得天下不能用軍法

約束此輩縱其無狀之求以茲臨御誠爲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若犯吾法惟有劔耳 十二月癸酉遼以青牛白馬祭天地 己丑遼皇子隆緒生是冬遼主駐金川 江南以湯悅爲司空判三司尚書都省

五年

遼保寧四年

春正月丁酉禁鐵鑄浮圖與佛象及人物

之無用者慮愚民毀農器以徼福也 前鄆州盧縣尉

鄆陵許永年七十有五詣匭言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年

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乞近地一官以就養庚子召見

瓊於便殿問以近事瓊歷歷能記因厚賜之卽授永鄆

陵縣令

致異宋史隱逸傳云授鄆城令與長編異本
鄆陵人授本縣令以優待養耳太祖紀未作鄆

陵令今從長
編及本紀

壬寅吏部尚書致仕陳國公張昭李戒

其子曰吾事數朝無功德及人勿請諡及立碑以重吾
過也 北漢攻方山雅爾兩寨擊卻之 乙巳罷襄州

歲貢魚

二月丙子詔沿河十七州各置河堤判官一

員 庚寅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熙古守本官參

知政事

帝既平廣南漸欲經理江南因鄭王從善入

貢遂留之國主大懼是月始損制度下令稱教改中書

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其餘官稱多

所更定宮殿悉除去鴟吻 閏月壬辰權知貢舉扈蒙

奏合格進士安守亮等十一人諸科十七人帝召對於講武殿始下詔放榜新制也 癸巳以江南進奉使李

從善爲泰寧節度使賜第京師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兵陰爲戰守計帝使從善致書風

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歲貢而已南都畱守兼侍中

林仁肇有威名中朝忌之潛使人畫仁肇像懸之別室

致異圖畫見聞記王雱長寫貌太祖受禪授國院祇候使江南潛寫宋齊邱韓熙載林仁肇稱言是仁肇之像僞所書也長編乃云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疑傳聞之誤然見聞記亦有舛誤宋初宋齊邱已前死不當復畫其像今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酌書之

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

肇國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陳喬歎曰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所稅駕矣 初平嶺南命太子中允周仁

浚知瓊州以儋崖振萬安屬焉帝謂宰相曰遐荒煙瘴

不必別命正官且令仁浚擇僞官因其俗治之辛卯仁

浚列上駱崇璨等四人帝曰各授檢校官俾知州事徐

觀其效可也

戊申遼齊王諸薩噶

舊作卷數
寫今改

薨三月

庚申朔追冊爲皇太叔

先是嶺南民有逋賦者或縣

吏代輸或於兼弁之家假貸則皆納其妻子以質甲申

知容州毋守素表其事詔所在嚴禁之 夏四月庚寅

朔遼追封蕭思溫爲楚國王

帝案嶺南圖籍州縣多

而戶口少命知廣州潘美及轉運使王明度其地里并
省以僂民於是前後所廢州十六縣四十九 丙午遣
使檢視水災田 隰州團練使兼沿邊都巡檢周勳築
壘界上爲北漢人所襲破戊午責勳爲義州刺史 五
月丙寅詔廢嶺南道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爲靜江軍老
弱者聽自僂仍禁民不得以采珠爲業先是劉鋹於海
門鎮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采珠必繫石
於足腰纏而沒焉溪或至五百尺溺死者甚眾鋹所居
棟宇皆飾以玳瑁珠翠窮極侈靡及爲宋師所焚潘美
等於煨燼中得所餘諸珍寶以獻且言采珠危苦之狀

帝亟命小黃門持示宰相速降詔罷之 辛未河大決

澶州濮陽縣壬申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翰辭於

僖殿帝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禱

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翰頓首拜曰昔宋

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民懇

禱如是固宐上格天心必不爲災也癸酉帝又謂宰相

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得非時政有關邪趙普對曰

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於苦

雨爲災乃是臣等失職帝曰掖庭幽閉者眾昨令徧籍

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

後異後宮三百八十餘人實訓作不及三百願歸者得百名實

訓及本紀作五十餘人未知孰是姑從長編

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

得百名悉厚賜遣之矣普等稱萬歲河決大名府朝

城縣河南北諸州皆大水 陝州民范義超周顯德中

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人古真年少脫死得免

至是禽義超訴於官有司引赦當原帝曰豈有殺一家

十二人而可以赦論乎命斬之 六月戊子朔徙崖州

於振州遂廢振州 庚寅河決陽武縣汴水決鄭州宋

州 丁酉詔沿河民田有爲水害者有司具聞除租

戊申發諸州兵士及丁夫凡五萬人塞決河命曹翰護

其役未幾河所決皆塞是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

霖雨荐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嘗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墮歷代之忠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明疏導之策者竝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時東魯逸人田告著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對將授以官告固辭父年老求歸奉養詔從之先是女真攻白沙寨略官馬三匹民百二十八口旣而遣使以馬來貢詔止之至是首領復來貢言已令

部落送先所擄民及馬詔切責其前寇略之罪而嘉其效順之意放還貢馬使者 是夏遼主駐水井觀從臣射柳秋七月如雲州射柳 戊辰前保大節度使袁彥率 甲申皇女永慶公主出降右衛將軍駙馬都尉魏咸信咸信仁浦子也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帝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爲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寢廣汝生長富貴當念愴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慚謝又嘗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

肩輿乘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飾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爲百姓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百姓何

仰哉

及異談苑載此事以爲魏國長公主案魏國太宗第七女也當太祖時固未嘗封不當云主家恐有

差誤而此事實魏咸信言之因附見公主出降之後

三司言倉儲月給止及明

年二月請分屯田諸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漕運帝大怒召權判三司楚昭輔切責之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爾不素爲計度今倉儲垂盡乃請分屯兵括率民船以給饋運是可卒致乎且設爾何用苟有所闕必罪爾以謝眾昭輔懼罪詣開封府見皇弟光義乞於帝前解

釋稍寬其罪使得盡力光義許之昭輔出光義問押牙
永城陳從信對曰從信嘗游楚泗間見糧運停阻者良
由舟人乏食日歷州縣勘給故多凝滯若自起發卽計
日并支往復皆然可責其程隕又楚泗間運米入船至
京師輦米入倉空宿備運卒皆令卽時出納如此每運
可減數十日楚泗至京千里舊定八十日一運一歲三
運今若去淹留之虛日則歲可增一運矣又聞三司欲
籍民船若不許則無以資辦若盡取用之則冬中京師
薪炭殆絕不若募其船之堅實者令運糧其損敗者任
民載樵薪則公私俱濟今市中米貴官乃定價斗錢七

十商賈聞之以其不獲利無敢載至京師者雖富人所儲亦隱匿不糶是以米益貴而民將餒殍也光義然之明日具告帝悉從其言由是事集昭輔亦免責焉先是大理正內黃李符知歸州轉運司制置有不合理者符卽上言帝嘉之秩滿歸闕帝以京西諸州錢幣不登八月癸巳命符知京西南面轉運事書李符到處似朕親行八字賜之令揭於大旗常以白隨符前後條奏便宐凡百餘條其四十八事皆施行著於令 丙申命同知廣州潘美尹崇珂竝兼嶺南轉運使其元轉運使王明爲副使太子中允許九言爲判官轉運判官自九言

始也 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攷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樞

密使李崇矩與宰相趙普厚相交結以其女妻普子承宗帝聞之不喜故事宰相樞密使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帝始令分異之有鄭仲者客崇矩門下十年崇矩知其險詖無行待之漸薄仲怨怙擊登聞鼓告崇矩受太原人席羲叟黃金私託翰林學士扈蒙與羲叟甲科引軍器庫使范陽劉審瓊爲證帝大怒召審瓊詰問審瓊具言其誣帝怒稍解癸酉崇矩罷爲鎮國節度使賜仲同進士出身酸棗縣主簿後仲死其母貧餓詣崇矩子繼昌乞匄家人競前詬逐繼昌獨召見與白金百兩時

稱繼昌長者 戊寅徙建寧甯甯後楊重勳爲保靜甯後
是月禁元象器物天文圖織七曜歷太乙雷公六壬
遁甲等不得藏於私家有者竝送官 冬十月丁亥朔
遼主如南京 戊戌詔邊遠官歲才三周卽與除代所
司專閱其籍勿使逾時 是月運江淮米十萬石至京
師皆汴蔡兩河公私船所載也 十一月癸亥禁釋道
私習天文地理 己巳詔諸道舉人自今竝於本貫州
府取解不得更稱寄應 庚辰命參知政事薛居正呂
餘慶兼淮湘嶺蜀轉運使 詔翰林學士李昉及宗正
丞洛陽趙孚等分撰岳瀆并歷代帝王廟碑遣使刻石

十二月甲午遼詔內外官上封事 是歲大饑 初

帝問趙普曰儒臣有武幹者何人普以知彭州左補闕

辛仲甫對乃徙仲甫爲西川兵馬都監於是召見面試

射帝曰汝見王明乎朕已用爲刺史汝頗忠淳若公勤

不懈不日亦當爲牧伯也仲甫頓首謝

後異玉壺清話仲甫奏曰臣本

學先王之道願致陛下於堯舜之上陛下止以武夫之

義試臣一矢一矢其誰不能上慰之日果有奇節用卿

非晚案太祖方選儒臣有武幹者帝因謂趙普曰五代

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

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旣而有司命仲甫檢

視民田帝曰此縣令職耳卽令吏部銓擇官代之仲甫

在彭州口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
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柳 北漢始令民輸贍軍錢文武
官皆減俸財用不給故也

六年

遼保寧五年

春正月丙辰朔置川蜀水陸轉運計度使

攷異蜀置轉運使長編作甲子今從宋史

甲子遼特里袞

舊作揚隱今改

耶律休

格

舊作休哥今改

伐党項破之上其俘獲之數休格嘗從北府

宰相蕭幹討室韋烏庫二部有功至是復以績著 北

漢遣使貢於遼 庚午遼主御五鳳樓觀燈 己卯以

太子洗馬權知蓬州朱昂權知廣安軍會渠州妖賊李
仙聚眾萬人劫掠軍界昂設策禽之其連結者釋不問

蜀民遂安昂長沙人也 殿直傅廷翰爲棣州兵馬都

監謀叛入遼知州右贊善大夫周渭禽之二月丙戌斬

廷翰於京師 丁亥遼近侍實圖哩舊作實魯里今改誤觸神

蠶法當論死遼主命杖而釋之 丙申運米二萬石賑

曹州饑 是月高麗王王昭卒子佃立 三月乙卯朔

房州言周鄭王殂帝素服發哀輟視朝十日諡曰恭帝

命還葬慶陵之側號順陵攷異契丹國志作正月周鄭王殂於房州誤也東都事略

九朝編年備要及宋史俱作二月今從長編書之 遼封皇后之祖爲韓王并

贈其伯父官皇后用事故也 辛酉新及第進士雍邱

宋準等十人諸科二十八人詣講武殿謝帝以進士武

濟川三傳劉睿材質最陋應對失次絀去之時翰林學士李昉權知貢舉濟川昉鄉人也帝頗不悅會進士徐士廉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舍非當帝以問翰林學士盧多遜多遜曰頗亦聞之帝乃令貢院籍終場下第者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癸酉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竝準以下及士廉等各賜紙札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左司員外郎侯陟等爲考官乙亥帝御講武殿親閱之得進士二十六人士廉與焉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又賜準錢二十萬以張宴會

賁助爲太常少卿考官右贊善大夫楊可法皆坐賁由

茲殿試爲常式

致疑宋史文苑傳宋準開寶中舉進士太宗召準覆試案殿試始於太祖非大

宗也選舉志作六年與長編同

試朝臣死王事者子陸坦等賜進士

出身 壬午以教船池爲講武池閔河爲惠民河五丈

河爲廣濟河 禁銅錢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

夏四月乙酉詔諸州考試官令長吏精選僚屬才學

公正者充知貢舉與考試官同看詳試卷定其通否否

卽駁放不得優假虛令終場中禁私薦屬舉人募告者

其賞有差舉人勒還本貫重役永不得入科場 辛丑

翰林學士盧多遜等上所修開寶通禮二百卷義纂一

百卷竝付有司施行 是日遣盧多遜爲江南生辰國
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臣主歡心及還艤舟宣化口使
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
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與之於是江南十九
州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歸卽言江南
衰弱可取狀帝嘉其謀始有意大用 戊申詔參知政
事薛居正監修梁後唐晉漢周五代史 知制誥王祐
等上重定神農本草二十卷帝製序摹印頒天下 先
是江南饑詔諭江南國主偕船漕湖南米麥以賑之辛
亥國主遣使修貢謝恩 命錢文敏知瀘州召見帝謂

曰瀘州近蠻獠尤宜撫綏聞知州郭思齊監軍郭重進擅斂不法卿爲朕鞠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五月癸丑帝知堂吏擅中權多爲姦賊欲夏用士人而有司所選終不及數遂召舊任者劉重華等四人面加戒厲令復故歲滿無過與上縣令稍有愆咎重置其罰樞密副使沈義倫居第卑陋處之宴如時貴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李守信受詔市木以盜官錢敗皆自啟於帝前義倫亦嘗市木爲母營佛舍因奏其事帝笑謂義倫曰爾非逾矩者知居第尚不葺因遣中使案圖督工匠五百人爲治之義倫私告使者願得

制度狹小使者以問帝亦不違其志 庚申參知政事

劉熙古以戶部尚書致仕 己巳交州刺史丁璉遣使

入貢詔以璉爲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阯郡王

於亥遼裕悅舊作于耶律烏珍舊作屋質今改卒烏珍簡靜有

器識遇事造次處之從容人莫能測初魯呼舊作李胡今改與

世宗爭國賴烏珍排解其閒而數魯呼罪遂解兵及察

克舊作察弒世宗烏珍保護穆宗得免難歷事累朝屢

著勞績遼國倚爲重臣卒年五十七遼主痛悼輟朝三

日 辛未女真侵遼邊殺遼都監達里迭等驅掠邊民

牛馬而去 初京城左右軍巡院典司案鞠開封府舊

選牙校分掌其職帝哀矜庶獄始詔改任士人 六月

庚寅女真使其宰相朝於遼 辛卯閱試在京百司吏

實訓作流外人

七百餘人於便殿勒歸農者四百人 初蜀民

所輸兩稅皆以匹帛充折其後市價愈高而官所收止
依舊例帝慮其傷民詔西川諸州凡以匹帛折稅並準

市價 先是知商州奚嶼希宰相意奏司戶參軍雷德

驥爲文誘訕朝廷械繫德驥具狀以聞帝貸其罪削籍

徙靈武德驥子有鄰意趙普實擠排之日夜求所以報

普者於是舉發普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事詞連祕

書丞王洞及前攝上蔡主簿劉偉偉兄前進士侁竝宗

正丞趙孚帝怒悉下御史獄鞠實始有疑普意矣壬寅
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升都堂與宰相同議政事
癸卯偉坐棄市孚等竝決杖除名贊可度仍籍沒其家
財以有鄰爲祕書省正字厚賜之有鄰自是累上疏告
人陰事俄病死 趙普之爲政也專廷臣多疾之帝初
聽趙玘之訴欲逐普旣而止盧多遜在翰林因召對數
毀短普且言普嘗以隙地私易尚會蔬圃廣第宅營邸
店奪民利帝訪諸李昉昉曰臣職司書詔普所爲臣不
得而知也帝默然自李崇矩罷帝於普稍有閒及趙孚
等抵罪普恩益替庚戌復召薛居正呂餘慶與普知印

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易州刺史賀惟忠率惟忠性剛
果洞曉兵法在易州葺治亭障撫士卒能得其心所向
無敵十餘年無北寇邊民賴之及卒帝甚嗟悼卽錄其
子昭度爲供奉官 先是諸道州府任牙校爲馬步都
虞候及判官斷獄多失其中秋七月壬子朔詔罷之改
馬步院爲司寇院以新及第進士九經五經及選人資
敘相當者爲司寇參軍 中書擬左補闕辛仲甫爲淮
南轉運使帝不許乙亥選授三司戶部判官賜錢百萬
有權酷主吏武希璉等二十餘輩逋歲課三十餘萬緡
連年械繫竭資產不能償餒死者數人榜督不已仲甫

奏除之又請百官折俸令估實直 庚辰遷以依大軍

節度使耶律希達舊作奚底今改爲中臺省左相 是月遼主

駐燕子城 八月乙酉罷成都府僞蜀嫁裝稅 草澤

王德方改異宋史太祖本紀作王澤方今從長編上修河利害辛卯賜德方

同學究出身 甲辰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

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普獨相凡十年剛毅

果斷以天下事爲己任嘗欲除某人爲某官帝不用明

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更奏之帝怒裂其奏投諸地普

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復奏如初帝悟卒可其奏後

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當遷官者帝素嫌其人不與普

力請與之帝怒曰朕不與遷官將奈何普曰刑以懲惡
賞以酬功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
以喜怒專之帝弗聽起普隨之帝入宮普立於宮門良
久不去帝竟從其請一日大宴雨驟至良久不止帝怒
形於色左右皆震恐普因言外聞百姓正望雨於大宴
何損不過沾濕供帳樂衣耳百姓得雨各歡喜作樂適
當其時乞令樂官就雨中奏技帝大悅終宴普臨機制
變能回帝意類此常設大瓦壺於觀事閣中中外表疏
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壺中束緼焚之其多得謫咎殆
由此也普既出鎮上書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

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閒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書藏之金匱 九月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呂餘慶以疾求解職丁卯罷爲尚書左丞餘慶爲帝霸府元僚趙普李處耘皆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處耘獲罪時餘慶知江陵還朝帝委曲問處耘事餘慶以理解釋及普忤旨左右爭傾之餘慶獨爲明辨帝意稍解時稱長者 己巳封皇弟開封尹光義爲晉王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光美爲永興節度使兼侍中皇子貴州防禦使德昭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薛居正

爲門下侍郎樞密副使戶部侍郎沈義倫爲中書侍郎
竝平章事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爲中
書舍人參知政事左驍衛大將軍判三司楚昭輔爲樞
密副使 壬申詔晉王光義班宰相上 江南內史舍
人潘佑嘗言於國主曰富國之本在厚農桑因請復井
田之法漢抑兼并有買貧者田皆令歸之又依周禮造
牛籍使盡闢曠土以種桑薦衛尉卿李平判司農寺國
主素慕古治悉從之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爲
便國主亦中悔罷之時國勢日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
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而獨

薦平請以判司會府事羣議益不平佑七疏不止且請
歸田盛國主命佑專修國史悉罷它職冬十月壬午佑
復上疏曰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
洞分陛下力蔽姦邪曲容諂佞遂使家國惛惛如日將
暮古有桀紂孫皓破國亾家孽自己作尚爲千古所笑
今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是陛下爲君不及桀紂孫
皓遠矣臣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亾國之主願賜誅戮以
謝中外國主大怒佑故好老莊平少爲道士習其說佑
與之善國主疑佑之狂諄由平激之忌者因中以淫祀
鬼神事乃先收平下大理獄後收佑佑卽自殺母及妻

子徒饒州平亦縊死獄中國主尋謂左右曰吾誅佑不

獲已也明年皆宥其家廩給之

攷異長編云佑好神仙李平言多妖妄佑特信

之平自言與仙人通接佑父處常已為仙官甚貴重而已與佑亦仙官也平語佑曰六朝家中多寶劍及寶鑑得而佩之可以辟鬼佑買難籠山占家地數十頃破一家得古器必傳玩良久吟嘯自若曰未知此生發得幾家其怪誕類此宋史亦云游佑李平二家皆置淨室關神像常披髮裸程處室中家人亦不得至案陸游南唐書云佑上書縱言詆訐雖激於一時忠憤亦少過矣同時諸臣已為降俘猶醜正嫉言視之如讎誣以狂愚惑溺淫祀左道之罪至斥為人妖雖後之良史有不能盡察其說者是長編宋史所載疑皆出當時誣善之詞也今從南唐書

佑初與張洎為忘形交其後俱為中書舍人稍

相持佑嘗荅洎書云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佑之

死洎頗有力焉洎時為清輝殿學士殿在苑中國主不

欲洎遠離左右故授此職洎與太子太傅徐遼太子太
保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
元樞等出入宣行之中書密院乃同散地 甲申葬周
恭帝不視朝 丁酉以除名人雷德驥爲祕書丞分判
御史臺三院事 遼主如南京 初左藏庫使元城田
仁朗爲宦官所譖帝怒立召仁朗面詰之至殿門命去
冠帶仁朗神色不撓從容言曰臣嘗爲鳳州路壕寨都
監伐木除道從大軍破蜀秋毫無所犯陛下固知之今
主藏禁中豈復爲姦利以自污帝怒解止停其官乙巳
起爲權易使 十一月辛亥朔遼始獲弑穆宗之逆黨

近侍霄格華格錫袞等俱伏誅遼主緩於討賊議者少
之 甲子武寧軍節度使高繼沖卒繼沖鎮彭門十餘
年有惠政民請畱葬帝不許 十二月戊戌北漢將改
元遣使稟命於遼 遼主如歸化州 少府監致仕盧
億有高識惡其子多遜所爲嘗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
毀之禍必及我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矣庚子億以
憂卒丙午多遜起復 女真遣使貢馬 命參知政事
盧多遜知制誥扈蒙張澹以見行長定循資格及泛降
制書攷正違異削去重複補其闕漏爲長定格三卷循
資格一卷制敕一卷起請條一卷書成上之頒爲永式

自是銓注益有倫矣 始行開寶通禮 北漢成德節
度使太師兼中書令劉繼容自以沙門位兼將相頗爲
時論所薄數上表求罷不許是歲繼容卒追封定王初
北漢主爲大內都巡檢孝和帝以其幼弱命劉繼欽副
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繼欽畏猜忌謝病請罷北漢主
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爲我盡力邪乃黜居交城俾奉
園寢尋遣人殺之由是舊臣多以護見般人心攜貳所
招吐谷渾軍皆不附

七年

避保寧六年

春正月甲戌賑揚楚等州饑

癸未遼主

如南京

是月北漢改元廣運

改異五代史記作孝和
廢於天會十二年英武

帝嗣位卽改元廣運據遼史應歷五年漢將改元遣使
稟命則改元當在是年也十國春秋引劉繼容碑末畧
廣運元年歲次甲戌李偉千佛樓碑亦畧廣運二年歲
次乙亥時北漢主嗣位已七年矣長編繫於是年冬抄
今從十國春秋 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
是年日食今從

秋作正月 宋史書之又東都事略作丙子日
有二黑子亦當從宋史作丙戌

帝初臨御欲周知

外事令軍校史珪博訪珪廉得數事白於帝案驗皆實
由是信之累遷馬軍都軍頭領毅州刺史漸肆威福時
德州刺史郭貴權知邢州國子監丞梁夢昇知德州貴
之族人親吏在德州頗爲姦利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
珪善遣親信至都以其事告珪圖去夢昇珪悉記於紙
將伺僂言之甲申帝從容言邇來中外所任皆得其人

珪曰今之文臣不必皆善乃按懷中所記以進曰祇如
梁夢昇權知德州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於死帝曰此必
刺史所爲不法夢昇眞清彊吏也取所記紙召一黃門
令齎付中書曰卽以夢昇爲贊善大夫旣行又召還曰
與左贊善大夫仍知德州珪乃不敢言 壬辰慶州刺
史姚內斌卒遣中使護喪歸葬洛陽內斌在慶州逾十
年邊人畏伏目爲姚大蟲言其虓勇如虎也 癸巳權
場使田仁朗權知慶州、三月遣使如遼遼使涿州刺
史耶律昌珠加侍中來聘議和 夏四月丙午命左補
闕南皮賈黃中檢視廣南民田黃中廉直平恕遠人僂

之還奏利害十數事皆稱旨 遼喜袞自改封宋王得志而驕遼主召之不時至怒鞭之由是憤怨謀亂為閤門使酌古之子海里所告喜袞坐廢酌古加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海里遙授隴州防禦使 五月戊申朔殿中侍御史李瑩坐受江南饋遺責授左贊善大夫 監察御史劉蟠受詔於廬舒等州巡茶蟠乘羸馬偽稱商人抵民家求市民家不疑出茶與之即禽置於法壬戌命蟠同知淮南諸州轉運事 江南國主天性友愛以弟從善被畱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為卻登高文以見意於是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

國帝不許出其疏示從善慰撫之六月甲申以從善堂
書記江直木爲司門員外郎通判兗州僚佐悉推恩又
封從善母凌氏爲吳國太夫人 陸昭符在江南與張
洎有隙帝雅知之因從容謂昭符曰爾國弄權者結喉
小兒張洎何不入使爾歸可諭令一來朕欲觀之昭符
懼遂不敢歸 秋七月庚申遼主獵於平地松林 盧

多遜旣還江南國主知帝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封冊帝
不許於是復遣閣門使梁迥使焉迥從容問國主曰朝
廷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荅迥
歸帝始決意伐之 初江南人樊若水

夜墨長編作若水
冰今從陳程續

編舉進士不中第上書言事不報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用小舫載絲繩維於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反而得丈尺之數遂詣闕自言有策可取江南帝令送學士院試賜及第授舒州團練推官若水啟帝以老母及親屬皆在江南恐爲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帝卽詔國主護送國主聽命戊辰詔若水爲贊善大夫且遣使詣荆湖如若水之策造大艦及黃黑龍船數千艘己巳彰德節度使韓重贇率重贇在相州日課部民采木造佛寺人皆苦之遼軍器庫副使石重榮東頭供奉官劉琮來降八月丙子朔以重榮

爲茶酒庫副使琮爲西頭供奉官 先是吳越王俶遣

元帥府判官黃夷簡入貢帝謂之曰汝歸語元帥當訓
練兵甲江南偪疆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
惑人言帝又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亙數坊棟
宇宏麗儲峙什物無不悉具乃召吳越進奉使錢文贊
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比於城南建
離宮今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賜之
且以詔草示文贊遂遣文贊賜俶羊馬諭旨於俶戊寅
俶遣其行軍司馬孫承祐入貢丁亥辭歸上厚賜俶器
幣且密告以師期承祐俶妃之兄以妃故貴近用事專

其國政時謂之孫總監言其無所不領轄也 甲午忠
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琅邪郡王王審琦卒諡正懿